

21.17

汉源文史资料选辑

(内部发行)



第二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汉源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组

編

87

汉源文史資料选辑

第 二 輯

(内部发行)

7116/1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汉源县委员会
文 史 資 料 工 作 組 編

一 九 八 七 年 九 月

汉源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汉源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组编

地方国营汉源县印刷厂印刷

一九八七年九月出版

本 輯 編 輯

主 编	刘 茂 安
责任编辑	张 承 业
编 辑	张 伯 伦
	李 松 柏
	陈 廷 松
	张 继 昌
	高 惠 民

目 录

灿烂的“富林文化”曹启东 (1)

进军西昌 强渡大渡河

——大渡河先锋“人民水手”纪实

.....县志办搜集 陈登才整理 (7)

大渡河人民游击支队始末记董在贤 徐碩砾 (13)

红军长征在大树张维光 (29)

红军长征在宜东陈登才 (32)

解放前夕的汉源县城杜国纬 (34)

西康省政府警卫团起义后概况肖 谦 (36)

激战敌军王伯骅残部前后经过

.....张匡时 口述 高惠民整理 (50)

残敌王伯骅部在汉源及其最后被歼记李强森 (55)

记王伯骅窜汉源二三事文史组搜集整理 (60)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酝酿成立和

西康省支团部的发展经过张伯伦 (68)

西南反共救国军第四纵队的组建经过

和投诚前后张伯伦 (79)

羊仁安在西昌就职军长及被俘经过

.....刘琪光 陈治强 (86)

我所知道的羊仁安与新十一军彭浩若 (93)

代总统“特使”在富林.....	刘琪光	(99)
李家钰将军为海螺人民兴修水利.....	戴笠夫	(101)
曾伯铭先生佚文简编.....	胡应璽	(103)
皇木厅与松坪常大百户.....	常学文 姜洪儒	(108)
驻汉源保安队与张禄宾之死经过概略.....	马德华	(112)
解放前宜东商业兴衰.....	陈登才	(116)
学徒、店员、自主经营 ——经商“三部曲”.....	王大成	(121)
一桩震动县内外的图财谋害案	田炳林口述 高惠民整理	(131)
奇人刘市.....	刘子梁搜集整理	(136)
热心兴学的和尚.....	杜国纬	(142)
汉源县大田乡“老君剑”血案.....	康一统	(146)
解放前余和尚在丰厚乡闹“皇帝”始末记	秦恩高	(149)
我装死假埋的前前后后.....	卫文清	(155)

灿烂的“富林文化”

曹 启 东

约在一万年前，汉源这块土地上，就有我们的祖先在这儿繁衍生息。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存：既有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富林文化”遗址，又有以大树狮子山型为代表的大渡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这对研究古西南以及四川的地理气候和古人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富林文化”的发现及其影响

四川新旧石器时代的文物，早在一八八六年就为人所知。一九四九年以前，外国的一些“牧师”、“传教士”曾在四川境内的长江、岷江流域进行考古调查，寻找有关我国人类石器时代的遗存、遗址。他们先后在叙府（宜宾）、重庆、雅州（雅安）、汶川等地采集到一些标本。由于这些标本来自地表，层次不清，记录不明，令人难以置信。一九四一年修筑乐西公路时，在古遗址（今县乡镇企业局）一带挖到大量哺乳动物的化石，因无人重视，被当作药物“龙骨”处理。后来，也无人问津。所以直到解放后五十年代，四川境内尚未找到过确凿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和遗物。

一九六〇年四月，雅安地区工业局地质队，来富林作地质普查时，在富林镇的大渡河与流沙河汇合的

东北岗上第二级阶地上，海拔810米处，湖相沉积粉砂岩堆积层中，在不足一立方米的体积内，采集到石器石片材料一百多件。在古人类学家贾兰坡教授的指导下，由雅安地质队的杨林撰写了《四川省汉源县富林镇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一文。发表在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报上（一九六〇年第四期）。紧接着，《光明日报》、《文汇报》、《四川日报》又先后报导了这一重要消息，才引起了国内外有关方面的关注。

为了了解这个遗址的性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四川省博物馆，于一九六二年和一九七四年对遗址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获得了丰富的遗存石器和与之共生的哺乳动物柯氏熊化石（灭绝种）。因其文化内涵独特，经鉴定发掘出的这些遗存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的地方是一、二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一九七七年一月，中国科学院张淼水同志撰写了题为《富林文化》的学术论文，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杂志第十五卷第十一期上发表后，从此，将发掘的文物命名为“富林文化”。这个遗址，也正式以“富林文化”的名称编入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图书中。上海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

“人类史”册中叫《四川汉源文化》。由此，富林镇便成为我国南方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发掘地。之后，中国科学院、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重庆自然博物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成都地质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纷纷来富林考查。一九八一年，美国、加拿大、日本

等国的学者曾准备来汉源考查“富林文化”，并由“富林文化”撰文者张骞水作这一国际性学术活动的筹备工作。同年五月，张骞水同志来到富林，见往昔的探方点，已修建起楼房，便作罢。

“富林文化”遗址的内涵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馆，在一九七四年的联合对遗址发掘中，开了两个总面积约三十平方米的探方，两个探方坑相距3.5米，文化层自上而下共分五层：

一、耕地层：厚约50—80厘米；

二、紫色粘土层：厚约40—70厘米；

三、粘土粉砂层：厚约1.5米，内含斧足类化石，其底部（与文化层接触处）发现少量石器；

四、杂色粉砂文化层：最厚达37厘米，其中富集旧石器，用火遗迹和各种动植物化石；

五、锈色粉砂层：层面上偶见旧石器材料。

通过发掘，出土的文物有：

一、石器材料五千多件，经过整理的标本为四千五百八十六件。其中，石核一百三十五件；石器（包括刮削器、尖状器、端刮器、雕刻器、砍砸器等）一百一十九件；石片（包括锤击石片、砸击石片和使用石片）一百八十三件，石锤七件；次品二千四百八十二件。

石器材料中的砸击石片与北京猿人做的砸击石片相仿，是北京猿人文化的特征之一。在华北延续到旧石器

时代晚期，是我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继承性的新证据。

雕刻器的打击片，在北京猿人，周口店第十五号地点和辽宁喀左县鸽子洞的旧石器中均不曾见到过。

在砸击工具中，北京猿人用的是石锤，而“富林文化”中用的是石钻。石器的原料，除大部分是燧石和硅质岩外，亦有少量的水晶石。估计燧石来自附近的市荣乡桃坪村的后山，其他石料则来自原地。

二、动物的化石：计有小鹿的前白齿和两枚小熊白齿，鸟类骨骼一件，哺乳动物碎骨若干，野猪、鹿、麂牙齿，斧足类化石三种，剑状方蚌、三角帆蚌多件。

三、植物化石：计有板栗、香叶树两种。该植物化石表明：万年前，富林一带的气候与现在大体相仿，气候比较干燥，冬季温和，夏季炎热，对第四纪地层划分，气候变化的研究有一定的意义。

另外，还有用火遗迹，木炭、灰烬、烧骨等。

类似“富林文化”的石器材料，近年来，在大树乡的狮子山、麻家山、大窑和与汉源接壤的石棉县丰乐乡三星等地，不断发现。在万工乡的营盘头、市荣乡的桃坪、小堡乡、富庄乡的一些地表，均有采集。这既证明“富林文化”的分布之广，又为提供“富林文化”的发掘提供了新的线索。

“富林文化”是我国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新发现的资料，则对地质学、气候学的研究，更具有一定的价值。

对“富林文化”的评价

仅从三十平方米探方中发掘的大量石料、石核、石片、碎屑和次品来看，石器比率仅占2.6%，证明这里不是人的居住地，而是季节性的制作石器的场所。在人类尚未掌握金属的情况下，他们仅凭双手能造出那样锋利而精细的刮削器、尖状器来，用以削兽皮，切兽骨，刮骨筋，挖掘植物块根，争取生存，对今人来说，的确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所创造的文化，真是无愧于自己的时代。

从石器上看，它有我国旧石器时代以单面反向为主的加工技术的共性，又有以“小”字为重要特征的个性。在石器制作和组合方法上，又有自己一定的特点。因该遗址在汉源县的富林镇发现，故中国科学院将其命名为“富林文化”。它与华北的大沟湾、小南海、峙峪山遗址的石器，均属我国旧石器时代的范围。

“富林文化”的时代，依据地貌、古生物和旧石器的综合研究，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与大沟湾、小南海文化，在时代上大体相当；与邻国同时代资料相比，它处于一种独特的地位，为邻国所罕见。

张淼水同志认为：遗址附近的河湖沉积粉砂岩堆积层的分布较广，早已引起地质学家的注意。早在三十年代，已有记述，并把它与“大相岭西城之岩屑堆积”相比，与雅安砾石层时代相当。沉积物与云南元谋龙街粉砂层十分相象，为更新世。从文化层中发现的灭绝动物柯氏熊或小熊来看，说明地层时代的上限，越不出更新世晚期。从堆积层中发现的大量旧石器来看，亦明显地反映出旧石器时代

晚期的性质和特点。因此，应当把这一组地层命名为“富林组”。代表更新世晚期的后一阶段。

随着“富林文化”遗址的发掘，又相继发现大树乡狮子山、市荣乡龙唐沟、富林背后山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以及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的青铜器皿等珍贵古物。

据有关单位的专家学者认为：“富林文化”内涵丰富，有较高的科研价值，它对古地理、古气候、古生物，以及古人类学、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可以提供非常可贵的佐证。

进军西昌，强渡大渡河

——大渡河先锋“人民水手”纪实

县志办搜集 陈登才整理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三日，汉源解放了！曾经盘踞在汉源的敌军——王伯骅残部，正在向西昌方向溃逃。为了迅速歼灭这股在逃之敌，解放军六十二军一八四师的指战员脚不停歇地对敌军进行追击。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一条奔腾急流的大渡河。就在这紧急的时刻，人民船工协助人民解放军，谱写了大渡河先锋“人民水手”的光荣篇章。下面是当时身临其境的几位老船工对于这件史实的追述记录：

“三月二十三日前夕，敌军已悉解放军沿乐西、雅富两公路向汉源进军，便仓惶放弃汉源县的富林镇，退防大渡河南岸越西县所辖的大树堡。敌军退到大树堡后，除把二十几只渡他们过河的木船，统统封锁在大渡头，把船工集中看守在黄占武家的牛圈里外，还在龙塘山到观音阁约四华里长的地段上部署火力，企图阻止解放军渡河对他们的追击。另外，又从大树堡街上到晒经关一带处处设防，以控制退往西昌的大道。

二十三日这天，解放军解放了汉源，闻敌军已退守大树堡并企图凭大渡河天险进行顽抗。解放军为了穷追歼

敌，在娃娃营渡口摆在他们面前的仅仅是一条无桥无船的大渡河。为了能够迅速渡河，解放军只好在就地居住人家寻找些木杆、门板，作渡河之用。船工郭贤云见状便问：

‘解放军，你们找木杆、门板做啥？’一个解放军答道：

‘北筏渡河，追击敌人。’郭贤云接着说：‘是这样，白登高的船还在河这面。他们是昨天夜里才从大冲回来的。不过，他属于李栋材的那个甲管，要找到甲长李栋材才行。’解放军又问郭贤云：‘你是船工吗？’并说：‘船工都是穷人。我们解放军就是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你能否与我一道去找李栋材和白登高？’我们去到白登高家，解放军便自我介绍，说：‘老乡们，我姓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二军一八四师师部的办事员。听说你们的一只木船还在河这边，我特意来请你们帮助我们开船渡河打敌人。怎么样？’白登高见解放军说话和气，态度又好，不象国民党的军队那样唬一下二的，便答应给解放军开船渡河。接着，解放军又问：‘你们的船在哪里？有几个船工？一船能载多少人？往返一次需要多少时间？’我们一一作答后，陈办事员便要我们同他一道去营部派人守船。陈办事员与营长说：‘船已找到一只，他们就是船工。请营长派一个班的人同我们一道去停船的地方守船。’

二十四日拂晓，解放军陆续进入阵地，作渡河准备。忽闻对岸发出砰、砰、砰的枪声，只见麻家山顶上升起三颗红红绿绿的信号弹。随即又响了一连枪声。为了试探敌人的火力，解放军也偶尔打上一两枪。只要这边枪响，对面敌军就砰砰碰碰地乱打一阵。

黎明后，李钟氏哭着来找白登高，说他的丈夫李汉章（船工）被麻家山打来的炮弹伤了腿，要白登高帮想想办法。陈办事员立即叫人把李汉章送到师部医院去。然后叫白登高、廖明扬同他一道去看首长来了没有。走不远，迎面来了三位解放军。走在前面的那位解放军，挎着一付望远镜。他，就是一八四师的师长林彬。陈办事员快步上前行礼后，指着我们向首长说：‘他们就是船工，河边上的那只船就是他们的。’首长听后，边和我们握手边说：‘老乡，你们辛苦了。我们的部队已经来了，请你们作好渡河的准备吧。’当时，我们心里真有些害怕。心想，河两边的人，都在打枪放炮，怎个能渡！白登高迟疑了一下说：‘首长，白天不能渡呀，晚上渡嘛，渡口我都想好了，把你们渡过去，敌人都不知道。’首长说：‘不行呀，老乡。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什么时间攻打哪里，解放哪里，都是有计划的，耽误时间就不行呀。’我们正在犹豫，首长又说：‘你们不要看见敌人在打枪就害怕，这是敌人心虚，想用打枪打炮来稳着自己。开船渡河时，我们要万炮齐发，打得敌人头都不敢抬起来。不信，你们看看我们的火力。’我们顺着首长指的地方看去，哟！从娃娃营到葫芦岩约六华里长的地段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大炮和轻重机关枪，相距不到十丈就有一门。这时，首长笑着对我们说：‘老乡，你们看了如何，还怕吗？我们渡河时一定要用火力压住敌人，尽量减少伤亡。受伤的，我们负责医治，牺牲了的，按革命烈士待遇，家属由国家负责照顾。’经首长这样一说，我们无话可说，只答应了一个‘好’。

手。

首长和我们一道去到了葫芦岩渡口，他见这里水势平缓，河面不宽，无支流岔道，离麻家山较远。随即用望远镜看了看对岸后说：‘敌人设防薄弱，从这里渡河，很好。’又指着杨家沟问我们：‘那是什么地方？有二、三十个穿普通便衣的人直往山上跑。’随手把望远镜递给我们，叫我们也看看。我们一看便知是三伯骅招来的逃散新兵。

首长视察后，吩咐陈办事员，要他在渡河时，好好照顾我们，并命令随行人员在这里立即成立渡河指挥所，组织渡河突击队。

接受这一任务的是先锋营的王营长。他受命后，一方面要我们去娃娃营组织船工，带上工具把船拉到葫芦岩；一方面又立即在先锋营抽调了九十名战士组成渡河突击队。队以下分三个组，每组三十人，每人发一红布条作标志。其余的战士便在就地构筑工事。

我们去娃娃营拉船时，王营长还派了一个排的解放军掩护我们。两个解放军掩护一个船工，只要对面枪响，解放军就叫我们卧下。枪声稍停，解放军又喊起跑。跑几步又卧下，卧下又起跑，如是者有二三十次之多。大家只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淋地冒着弹雨拉着船向葫芦岩迅跑。就这样，冯施林的裤脚还中了一弹，幸好脚没伤着。

船到了葫芦岩，我们一致推举知水性、悉河滩、有丰富经验的彭万银掌舵。

将近中午，娃娃营一带的解放军，向敌军发起全面猛

烈的炮击。麻家山、龙塘山的敌军也仓惶还击。双方炮击一阵后，王营长下令：‘渡河开始，继续开炮！’在猛烈的火炮掩护下，强渡开始了。九十名渡河突击队员，分三次强渡，三路进攻。一路由杨家沟翻李子坪去晒经关堵截敌人的退路；一路沿大渡河直奔大漩头夺取被敌人控制的二十几只木船；一路去大树堡街上，直捣设在大树小学 of 敌军司令部。

敌人见解放军来势迅猛，拔腿就跑。二十四日跑到河南站。二十五日继续朝西昌方向溃逃。过了河的解放军，穷追其后。二十六日，敌人跑到甘相营、小山一带，全军缴械，当了俘虏。

二十五日早晨，陈办事员临别时，当我们向李参谋长说：‘他们就是昨天开先锋营强渡大渡河的船工。这位白老乡，对情况很熟悉，以后渡河载人载物，可由他安排负责。建议以后给这些船工要多配一些粮。’

从二十四日起，我们为解放军连续渡了三天三夜的船。

二十八日，李参谋长在盐关坡召集全体船工一百多人开会。感谢船工们对解放军进军西昌的支援，表扬了在葫芦岩参加强渡的十三名船工。赠送了一面三尺多长，二尺多宽的大红锦旗。上书‘人民水手’四个大字。上款是‘奖给大渡河先锋’；下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二军一八四师赠’。师文工团还在会上作了慰问演出。”

一九五一年五月，成立了大渡河“横渡工会”。廖明扬被选为工会主席。同年六月，一八四师的运输营，再次过大渡河，又赠给横渡工会锦旗两面。并请廖明扬、白登